

# 一段關於角色認同 與快樂工作之旅

國立中央大學資源教室輔導員 邱雅伶

一早踏進校園，邊走邊思考稍等是與哪個學生進行固定談話？是要回覆哪個老師的 mail？要與那些教授進行考試調整的協調？要安排什麼協助同學的訓練課程呢？學生是否有輔具的需求？學生需要情緒調適可以用何種方式引導學生？該如何與學生討論生涯規劃、時間管理等等？這樣的例行公事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回想起 7 年前剛誤打誤撞進入大專校院輔導特殊教育學生這份工作的我，在沒有前輩的帶領下，每天手足無措、誠惶誠恐的工作，幸好在民間身心障礙機構、早期療育機構以及醫務社工的經驗在輔導員身上通通能發揮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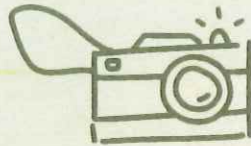
## 有所作為

輔導員是個很需要溝通協調和資源連結能力的角色，在學生、家長、行政單位、教學單位或是校外聯繫（醫院、輔具中心）等，都是我們橫向溝通的範圍；輔導員與學生討論並制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後更是需要有效溝通一個別化支持計畫（ISP）：根據每位學生不同狀況、不同年級設立符合的目標，並且陪伴、一同討論或是提供協助，一起達成目標，在

過程中可能會有目標無法達成的狀況，也需要和學生一起檢討問題發生的狀況，思考可以如何改善等等。

學生的改變和進步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有些學生是一點一點的改變，需要輔導員發現給予肯定增加自信，有些學生的改變彷彿大夢初醒、雨後春筍一般的突飛猛進。而我常說大學整個歷程就是學生在學習獨立自主的過程，為了出社會工作做準備，不只是生活作息需要調整，基本對話、應對進退、禮儀、學習態度、人際互動以及情緒調適等等，都有可能成為討論的目標和方向。

偶爾也是會有對於教學十分堅持或帶著先入為主觀念的教授，對於需要調整課堂學習、考試方式等等並不認同，或是以為必須無條件讓學生及格、放水、加分，或是以為學生是為了拿高分而假裝自己有特教需求，讓他們擔心其公平性，面對這樣的教授，在大學法跟特殊教育法之間權衡之下，多半還是學生選擇退讓，與學生的討論也多了不同面向—「無論你多麼合情合理，總是會有不認同你的」，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可以怎麼做保護自己的身心靈，或是修護我們的身心靈？



### 有所愛戀

如果你問我：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學生？

也許，是不願遵循家長的命令而離家出走的學生；是沒有被師長理解而請家長到校希望他休學的學生；是過於對身分認同，認為大家都該給他所有資源的學生；是因為捍衛自己權益，進行學生申訴改變了校規的學生；是因為不認同自己的身分而對同學隱瞞，卻被同學誤解討厭的學生；是不喜歡暴怒的自己，但又不知如何情緒調適的學生；是未來都被安排好了，從來不需要也不知道該為自己發聲的學生；是過於貼心，雖然自己有特教需求卻總是怕造成別人的麻煩或負擔的學生；是無法面對自己的不完美，也不想讓別人發現自己能力有限而拒學的學生；抑或是那位永遠來不及等到資源提供的學生。

在人生很多時刻，我都會想起我的學生們，莞爾一笑，在心中默默祝福他們，也有學生至今仍保持聯繫，這樣的情誼真的很珍貴，也更讓我確信，輔導員這個角色對學生來說很重要，不可馬虎對待。

### 有所期待

每位學生的生命歷程都是經歷許多辛苦的努力，從家長的細心呵護到早期療育的治療師和各個階段的輔導老師認真協助下成長，如果可以，家長一定都希望學生留在原本縣市就讀，這樣才方便持續照顧，然而事事無絕對，或許是學生想見見世面，或許是學生想證明自己，或許是學生嚮往某所大學、某個科系，因緣際會下來到我們一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員的手中。

我們常常幫學生思考，也常常問學生很多問題來幫助學生思考：你期待自己變成什麼模樣？期待自己變得更好，那好的標準是什麼？會不會太高標還是太低標？期待自己有所突破，那你想突破的是什麼？又是什麼限制了你的突破？期待自己學習到哪些能力？那可以怎麼去練習？

面對每位學生，只要學生不犯罪不犯法，學生的所有決定在經過討論分析，我向來都支持，也陪著學生練習。學生的狀態是反覆的，進步一點點，有可能又退回原點，學生的挫折感受，我們看在眼裡，安撫情緒為主不過度鼓勵，給學生時間休息，陪著學生再來一次。

學生問：為什麼老師不反對呢？

我回答：人生是你的，走捷徑有走捷徑的成就，繞遠路有繞遠路的風景，各自有各自的快樂，都在體驗人生，我有什麼好反對的？

不可否認的，我很熱愛我的工作，甚至覺得我很幸運，可以從事這份工作，很感謝我仍保有助人工作的初衷，對這世界仍充滿好奇，而且喜歡透過研習接受新資訊增進自己的專業能力；很感謝這份工作如此的彈性，我可以帶著學生去進行各種體驗，各種手做DIY、爬山、淨灘、聚餐吃火鍋、逛電玩展、去KTV唱歌等等。

「愛就是從別人的需要看見自己的責任」—我滿懷著期待，不給生命框架，因為未來總有無限可能，在我身上亦是，在學生身上亦是。

